



绿韵(国画) 陈思

名人轶事

民国师表们的旧事

范方启

梅贻琦担任清华校长时间最长,从1931年到1948年,长达17年。在他上任之前,清华的校长被赶,教授走人就跟今天的日本政坛换届一样频繁。梅贻琦是如何成为清华的“不倒翁”的?对此,不乏有人当面向梅氏讨教。“这没什么奇怪的,倒张倒李,倒的都是别人,没几个人愿意自己倒梅(霖)。”

南开为私立学校,经费来源以社会各界募捐为主,没少接受口碑极差的官员、十恶不赦的军阀和不良商人的资助,为此引来了不屑与军阀、昏吏和奸商为伍的青年学生的不满,他们义愤填膺地找校长张伯苓提出抗议,拒绝接受那些在他们看来是十足的人渣的捐助。张伯苓笑着说:“不要急!也不要恼!你们仔细地想一想,粪水是不是能浇出美丽的花朵来?经过粪水浇过的花朵是不是更加的芬芳?”

蒋百里为保定军校校长之初,向师生许诺:“如不称职,当自杀以明责任。”对于这样的承诺,没几个人会往心里去,说说而已,况且称职不称职也不是那么容易界定的。后来,蒋百里与当局关系弄得异常的紧张,当局便在经费上刁难蒋百里,眼看着学校难以维持,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,蒋百里说自己没有尽到一个做校长的责任,一边大声向师生道歉,一边拔出枪来朝自己的胸部开了一枪,幸亏抢救及时,否则真的没命了。

吴稚晖被北洋军阀政府委任为法中里昂大学的校长,这是一所为赴法勤工俭学学生提供就学机会的学校,可是,入学的名额还是被权贵们瓜分一空,勤工俭学学生根本上不了学,身为校长的吴稚晖也压根就没实权,于是他便找驻法公使陈嘉理论。来到公使馆是一个白天,吴稚晖却打着一个个灯笼,陈嘉很是不解。吴稚晖说:“黑暗,黑暗呀,不打着灯笼能看得清路吗?”

胡适应邀到某大学讲学,因其渊博的国学根基,整个演讲可谓旁征博引,一会儿是孔子是怎么说的,说着,便在黑板上写上“孔说”两个大字;一会儿便是孟子、孙中山是怎么说的,再依次写上“孟说”、“孙说”。作为演讲,自然少不掉自己的观点,在他一笔一画地写字的时候,讲堂里是一片哄堂大笑,原来,他写出的是“胡说”两字。

黄侃、章太炎、刘师培三人因放浪形骸、落拓不羁而被人们称为“三疯子”,黄侃自称为本国太炎的学生,这对师生真可谓不骂不成交。在日本留学时,黄、章同住一寓,住楼上的黄因为内急来不及下楼,干脆就在窗上来解决。他的那点“急”不小心落到了章的身上,“章疯子”本来就喜欢骂人,“黄疯子”也不是省油的灯,于是两人对骂起来,并且越骂越起劲。骂完了,竟然互报姓名,这一报不要紧,“章疯子”便多出了一个不太规矩的学生,“黄疯子”始终不改亦庄亦谐的口气,一日课间不知怎的就聊到了胡适的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,此书仅完成了上半部,“黄疯子”的话题便来了:“昔日谢灵运为秘书长,今日胡适可谓著作监。”学生们自然大惑不解。黄侃接着说:“监者,太监也。太监者,下面没有了。”课堂上于是一片哗然。

商都钟鼓

功夫在“字”外

陈鲁民

近日,邂逅一“著名”书法家。他递给我一张名片,正反两面密密麻麻写着各种头衔,多以“世界”、“全国”、“华人”开头,很是吓人,而且,不是主席,就是副主席,最次也是常务理事。但看他留下的“墨宝”却很稀松,既无特色,也无章法,虽然我嘴上啧啧称赞“好字、好字”,心里却极不厚道地评价说“业余水平而已”。

看了陕西书协的一条消息,我才知道,字写得咋样头衔却很多的主,原来大有人在。近日,陕西省书法家协会换届领导班子名单公布,除去2名兼职秘书长,该协会新选出的主席、常务副主席、副主席、名誉主席、顾问以及秘书长加起来一共52人,另有10名副秘书长,协会领导达62人,其中不乏在职及退休政府官员。有网友调侃说“往书院扔一个砖头就能砸到三个主席”。

当然,陕西书协也并非“一枝独秀”。在河南,省书协拥有名誉主席8人,顾问11人,主席1人,副主席18人的强大阵容。在山西省书协,名誉主席5人,顾问11人,主席1人,第一副主席1人,副主席18人,秘书长1人,副秘书长7人。相比较而言,中国书法家协会的主席团要“精干”得多,但也有包括秘书

长、副秘书长在内共有领导19人。其中,主席1人,副主席14人,名誉主席1人。

干吗这么热衷于当书协主席、副主席?原来,人家也有小算盘,书法家“挤”进主席团名单,除了出名有面子外,还因为“头衔”会对作品价格产生影响。据了解,省书协副主席的四尺作品一般5000元左右,当上书协主席以后,作品就可能上涨到两三万元。

于是,昔日的美谈,如王羲之练字,把一大池子的水都染黑了,人称“墨池”;怀素练字,写坏了的笔头堆积如山,号曰“笔冢”,都被淡忘了。书法家练不练字,下不下苦功,都不重要了,只要能争来主席、副主席头衔,能报上有名,电视上有影,就能大把挣钱。这就叫字因人贵,或曰功夫在“字”外,无怪乎这些年书法界并无大突破,大繁荣,而“著名书法家”却满天飞,主席、副主席“大扩军”。

平心而论,功夫在“字”外的现象,绝非书法界的绝无仅有,其他文化行当里也不乏其人。譬如说,有些诗人是“功夫在诗外”,无心写诗,有意炒作;有些画家是“功夫在画外”,画技不精,钻研有术;有些演员是“功夫在演外”,不去提高演技水平,却对“潜规则”情有独钟;有些作家是“功夫在书外”,不屑卧薪尝

胆,梦想一夜成名,其共同特点是:浮躁虚荣哗众取宠,追名逐利不择手段,欺世盗名虚张声势,不务正业不学无术。

说到作家的“功夫在书外”,前些时,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接受采访时表示,他经常收到一些中国作家的来信,请他推荐评选诺奖,并有一个山东的文化干部送他字画,称可以不要奖金,只想要名誉。这位胆子够大,脸皮够厚,在他看来,“火到猪头烂,钱到公事办”,世界上就没有花钱摆不平的事,只可惜人家不吃他这一套。

反观2012新科状元莫言,这辈子除了写书还是写书,闷着头一写就是几十年,孜孜矻矻,苦心孤诣,没有轱辘,没有花边,生活低调,谦恭单纯,一再自称是个“会讲故事的农民”,既不擅长旁门左道,也不会走终南捷径,却中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头彩。

莫言的成功再次表明,文化人还是要靠作品说话,不下苦功夫,没有真学问,拿不出精品佳作,即便你挂着“世界书法协会主席”、“宇宙作家协会主席”的招牌,也没人买你的账,功夫在“字”外那些花样,或会暂时吓人一吓,但最终会原形露露,给世人留下笑柄。

文明郑州·“华夏”名录



“摸摸会”

左文

嵩山是中原地域最古老的山体,人们称它为父亲山。嵩山南麓有上古时代生殖崇拜的“启母石”,有大禹治水时三过家门而不入的遗址,由此可见,这里是人类生殖繁衍的最早基地。因而在嵩山周围留下了不少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。嵩山主峰东北5公里处的九龙庙便是中华民族在中原地区留存最原始、最古老的生殖崇拜的再现。

九龙庙“摸摸会”不同于一般的庙会及物交会。会址特殊,在深山老林之中,羊肠小道,缠于山崖半空。

时间特殊,农历五月十四晚赴会人摸黑上山,摸黑祭拜,摸黑念经,十五日早又摸黑下山。盛会期在十四夜至天明,赴会的人群是男女老少都有,特别是青年男女多于老头老婆。他们在夜幕来临之际,在火把灯光的照耀下,在悬空的山道上互相顾盼亲密无间,远远看去像一条流动的火龙,从山下通向九龙庙。

九龙庙前只有不到三分地大的平场,其余全是深谷、悬崖。赴会的几万人便涌集在这庙前方寸之地。因而,山崖上、石洞里、深谷

的溪水旁,山顶的树林里到处是摸黑赴会的人影,庙内是男女信士们高声诵经声,溪边山崖上是男女演唱声,山洞、树林里是男女谈笑声。整个倒拜沟是一条沸腾的不夜山谷,它给与与会者带来精神寄托及享受。摸摸会数百年经久不衰,并代代传承有序。

嵩山摸摸会是人们原始生殖崇拜的体现,具有研究中原地区生殖文化的重要价值。

2009年,嵩山摸摸会被列入河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
新书架

《不死的恋人》

刘菲

本书是美国著名悬疑小说作家娜拉·罗勃特打造的一套社会悬疑推理小说系列中的第三本。

她一头红发,身材窈窕,是有权有势的顶级名模。

他是职业小偷,三流仙人,街头小混混,偶尔贩卖毒品。

纽约市警局从河里捞出一具尸体,他被钝器打伤,脖子上布满淤青。接着,她也离奇死去,凶器是一根华丽的时尚手

杖。

犯罪嫌疑人是伊娃·达拉斯警督的好朋友梅维斯·格雷格,这引来了媒体的爆料。伊娃冒着毁掉事业的风险接下了案子,案件疑点重重,最大的疑问是死者死亡之前失控的情绪和超人的力气。伊芙发现,在时尚界光鲜的外表下是对青春和名望的无尽追逐。案子把伊娃引向了纽约城黑暗的地下毒品交易世界,那里可以用钱买到一切……

文史杂谈

清廉三母亲

夏吟

战国末年,秦攻赵,赵王命已亡将军赵奢的儿子赵括代廉颇领兵。临上战场前,赵括的母亲上书赵王:“括不可使将。”赵王问原因,括母说,论私,赵括是我儿子,望子成龙,“母以子贵”是作为母亲的通性;但论公而论,这是为国家选用人才,赵括不论德和才方面都不够将才,其最大的毛病是私心太重。如果让赵括为将,必将如赵奢生前所说:“破赵军者必括。”但赵王决心已定,依然任赵括为将,导致赵军全军覆没,应验了赵括母亲的预言。括母那种“官非其任不处,禄非其功不受”,为国家利益着想,不为儿子攀高枝登高位而为其丑丑误国的言行,自古以来一直被人们所称赞。

齐国丞相田稷子,回家省亲时,奉献给母亲黄金百镒(一镒为24两)。母亲问钱从何来?稷子神色不安地回答:“这是我得的俸禄呀!”母亲说:“你当三年丞相有这么多余,难道你三年不吃不用?”在母亲严肃下,稷子不得不承认“确实是下属官吏送给我的”。于是,母亲严肃地教训道:“齐宣王让你做这么大的官,给你优厚的俸禄,是叫你做国家的事情做好。你应该廉洁公正,不该贪赃枉法。你为人臣不忠,也就为人子不孝,不义之财我不能要,不孝之子也没有资格当我的儿子,你出去吧。”

母亲的严厉批评使田稷子羞愧得无地自容,立即把受贿的黄金退还,并亲自到宣王那里请罪。齐宣王对公私分明的田母大加赞赏。

晋朝时,将军陶侃小时候家里很穷,靠母亲纺纱织布过日子。母亲对他管教很严,对他的过错从不轻易放过。

陶侃二十几岁时在浔阳当了小官,管理打鱼的事务。一次,他看手下人抬来一筐鱼,又大又肥,心想母亲年纪大了,一年到头也难吃到鱼。于是,从筐里选了几条大鱼,腌了一坛子托人带给母亲。陶母收到这坛鱼。听说是公家的,就把它原封不动托人带了回去,并写了信责备儿子:“你替公家办事,就应该公私分明,怎能随便把公家的东西当成自家的给我呢?你给我带一坛鱼来,不但没有叫我高兴,反而叫我替你担心哪!当小官贪鱼,当了大官就会贪财枉法,你想想多么可怕啊!”陶侃看信后,心里后悔极了,决心终生不忘母亲的教诲,做一个公私分明的人。

随笔

“增肥菜谱”

张琴

婚后,老公为了让我过得幸福,不分昼夜地忙于工作,身体日渐消瘦,我在眼里急在心里。俗话说“身体是革命的本钱”,如果累坏了身体岂不是得不偿失?尽管我把这个道理和老公说了无数次,可老公总是把吃饭当做应付差事,总是“意思意思”就算了,让我无可奈何。

那天吃饭的时候,老公没吃几口又要“逃跑”。我故作生气地把他叫住,问他不是不吃饭的饭菜不合他的口味。他连忙摇头,夸我做的饭比满汉全席都好吃,并笑着解释说是他没口福,因为他的胃口就那么大。老公的“油腔滑调”让我又好气又好笑,这次我决定不再妥协,我一本正经地告诉他,以后他吃多少我就吃多少,我要吃不好的话宝宝也吃不好,你自己看着办吧。听完我的话后,老公感到“事关重大”,他郑重其事地向我承诺他要“痛改前非”,以后他的饭量由我说说了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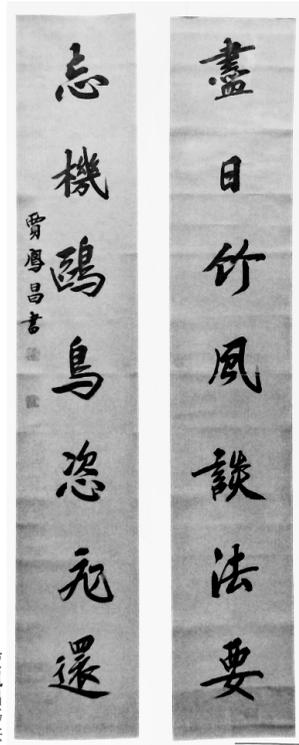
我通过网上查询,精挑细选制作了一份“增肥菜谱”:

早餐:一定要吃、才有活力。1. 一碗皮蛋瘦肉粥或小米粥;2. 一杯豆浆或米浆;3. 一枚水煮蛋。早上的点心:花生、香蕉,帮助身体储藏能量。

午餐:快乐的进餐,才能吃胖。1. 苹果一个;2. 低脂牛奶一杯;3. 一碗饭或一碗面;4. 水煮青菜一份;5. 啤酒一杯;6. 高纤饼干一份。饭后嚼西瓜子促进消化吸收。下午的点心:茶叶蛋一枚补充能量。

晚餐:尽量按时进餐。1. 现榨果汁一份;2. 优酪乳一份;3. 炒青菜一份;4. 一碗饭或一碗面;5. 一份瘦肉或鱼肉。饭后再吃点菠萝、木瓜或西红柿。另外,喝酸奶促进消化。

除了饮食调理以外,我还督促老公每天早起锻炼身体。正所谓“功夫不负有心人”,这样坚持了两个月后,老公果然变得身强力壮,成了个“型男”。尽管我为此忙得不亦乐乎,但我心甘情愿。可是,另外一个让我意想不到的结果也出现了,那就是我的体重也陡然增加,我原本苗条的身材现在变得跟水桶似的,那些漂亮的衣服都不能穿了,要是跟老公走在街上肯定会被别人耻笑的,所以我嚷着要减肥。可老公却不让,还说女人胖点“旺夫”,这是哪门子的理论啊。我态度坚决地告诉老公,从今后我要把“增肥菜单”变成“减肥菜单”。没想到老公却不干了,说他现在已经把吃饭当成一种享受,让我对他“负责到底”呢。



贾凤昌书法

连载

六莲的爱情

清秋子 著



这时只听身后有人低声招呼:“六莲。”她扭头去看,不由一怔——站在身后的,竟是阎槐树。刚才,曾设想了很多人会来,却万万没想到他会来。阿爸真是会猜!六莲略一迟疑,站了起来。槐树仍是欲言又止的样子,嗫嚅着说:“你,还好?”六莲觉得,此时槐树无论想对自己说什么,都是无意义的,换了自己是槐树,就什么都不说。但六莲此时的心情不错,对槐树、对美芬,似乎都没什么恼恨了,所以一笑:“我?很好啊。”槐树就鼓起勇气说:“你知不知道……”六莲马上打断了他的话:“我知道了。那,美芬来了吗?”槐树看六莲的神色并无异常,便一指后面:“她在那边。”六莲顺着他的手势看去,但见人头涌涌,看不真切,便问道:“打算什么时候办喜事呀?”槐树红了红脸,说:“快了。”随即拿出一个精致的日记本来,郑重其事递给六莲,“这是我两个的一点心意,送给你做纪念。”六莲好奇,并没有马上接过,疑惑道:“送我这个干什么?应该是我送你们礼物呀。”槐

树拗拗地说:“老同学了,一个小小的纪念。到时,可一定要去吃酒呀。”六莲听了,就淡淡谢过,接过了本子,翻开来,见扉页上写着两行字:
同学如鸿雁,
万里仍牵念。
下面落款,是“六莲同学留念。槐树、美芬赠”。六莲看了,与美芬往日的种种情谊,就一并都涌上心来,不由得鼻子一酸,竟有些哽咽了:“谢谢……你和美芬。”槐树问:“你要不要意见她?”六莲一仰头,说:“这是什么话?当然想见。”槐树说:“你等等。”说罢扭头就去找人。
一会儿,槐树拉着美芬过来了。美芬有了变化,洋派得多了,薄薄的上衣,隐约透出贴身的吊带。她看见六莲,就远远地挥手,跑了两步,从凳子的夹缝中挤了过来。眨眼间,两个女孩就紧紧地拥在一起,两人的眼里,竟都有隐隐泪光。过了一会,又互相拥起拳头:“你变了!”“你才变了!”美芬从槐树手里拿过一袋糖,塞给六莲:“给你!我们‘十一’结婚,

在镇上福满园摆酒,你可要来呀。”六莲接过糖,舌尖上忽然就有了甜味,心里的乌云一下都散开了。她埋怨道:“姐妹几个,就你跑得快。”美芬一脸的幸福与满足,忙解释道:“一直抽不出空来看你。”六莲笑道:“心里早没我了吗?”美芬害羞了,承认道:“是的。”六莲说:“看你们,多好。”美芬说:“也不能全指望我爸,我们也要赶紧赚钱。”六莲听了,一会儿才反应过来,捶了美芬一下:“我们?已经当上老板娘了吗?”两人便又笑成一团。
一阵喧嚷声,忽地从场边传了过来。六莲回头看,是整场的人来了,白若川和小郭走在最前面。助理虽然还吊着胳膊,那风度,照旧鹤立鸡群。六莲的心一下飞了起来,忘情地招手喊道:“白助理,在这里呢!”若川看见六莲,便一笑。那笑容,在灯光下看来异常明亮。美芬与槐树在一旁,忽然感到自

呆,也喊了声:“哦呀!”他一面坐下,一面就故意大声地向,“今晚可是演《天仙配》吗?”六莲只是抿嘴笑,也不回嘴。她悄悄拉了一下若川的衣服,让他挨着自己坐下。六莲的心里,在这一刻像有很多的花,哗地一下都绽开了。她觉得,全场的风光都被她这一处占尽了。对这一切,她盼了许久,在心里也想象了许久,终于如愿以偿。
29、秋夜
今晚的戏,是折子戏,一段一段的,文武戏都有。起头的是《穆桂英挂帅》,押后的是《秦香莲》。也是巧了,这两段戏,都和妇女有关。台上的女演员一开口,便是响遏行云。那尖细声音,就像滑滑的丝绸,绝无瑕疵。乡亲们虽文化不高,却有他们一贯的口味,听到这华美的高腔,霎时就像一片叫好。直到这时,吴伯伯才挤进人丛里,找到了六莲。若川忙向老伯伯打个招呼,又伸过左手去,两人郑重而又费力地握了一握。
旧戏的动作与唱腔,虽然很缓慢,但只要专注地看,便能看出精彩来。若川、老伯伯和六莲都望着

台上,各自不语。待到一折戏落幕,老伯伯才掉转头来,朝若川笑笑:“这乡村里演戏,也还看看住呢。”若川说:“我都好多年没看戏了,更不要说在露天。”老伯伯就说:“前半场,多是武戏,没甚好看,舞枪弄棒,不过是博众人开心。后半场秦香莲的苦情戏,才是精彩。”六莲插嘴道:“武戏也好,女子里边,也是有英雄的。”老伯伯就呵呵地笑:“你看,六莲这闺女,也有思想了。”说罢与若川对视一下,两人都笑起来。
下半场的《秦香莲》,果真如老伯伯所说,是个上品的戏。秦香莲的那位且角,把哀怨的高腔,唱得如同细瓷一般,一声哀似一声,锯在人们心肉上。乡亲们一路看下去,渐渐被弱女子的遭遇所牵引,都一片唏嘘。待演到秦氏拖着小儿讨饭的光景,那女演员一声控腔控肺的啼哭,如雪崩一般,让所有的人再也无法撑住,场内竟有放声号哭的。女人们纷纷拿出准备好的手帕毛巾,拭着流不完的眼泪。
若川自幼到大,从未经过这样的场面,不禁为之动容,眼眶也在眼眶里打转。再悄悄看六莲和老伯伯,也都是泪流满面,完全进入了状态。若川摸出纸巾,递给老伯伯,老伯伯抽了一张。若川又碰了碰六莲的胳膊,六莲也不理睬,摇摇头只顾看戏。泣饮中,她忽然一只手紧紧抓住若川的手,死死不放。六莲的手虽有薄茧,但若川却感觉那小手十分柔弱,于是就叹:人间的花月圆,毕竟不多,更多的只是无奈。待到舞台上包龙图出来,下令铡了陈世美,乡亲们这才发出一阵欢呼,继而又掌声如雷。
台上的戏,终于散了,但人们一时还不能散去。场子外围,外村的人先走,莲塘村的人在场中心,一时动不了,索性就坐着聊天。六莲没有说话,只默默望着闭合的大幕,心里有曲终人散的一股惆怅。再往远处望,镇领导与霍半握手之后,都上了小车。槐树与美芬手拉着手,也上了其中一辆。六莲收回神来,听若川与阿爸正在聊旧时妇女之苦,便忍不住,突然插上一句:“女人的命,从来就苦。”老伯伯拍拍六莲的肩膀道:“小女仔,莫怨这样老成的话。”